



05444

夏官曰司馬帥其屬而掌邦政政官之屬大司馬
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
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
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
徒三百有二十人 鄭注輿衆也行謂軍行旅晉
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
旅大事則五官預有事焉蓋古者寓兵于農寓將
於卿命卿爲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
專屬之司馬使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觀周人制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庚

兵之灋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
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
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于地官之
諸子而又弗征于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
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
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於
司馬至如鄉師帥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也而
必考辟于司空其畿兵之權散出可知也蓋古者
兵制自衛民之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
之可統寓將于卿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兵權散出

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
權又專屬于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迫
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列國
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
譏權臣也聚民爲兵兵安得不惰聚兵專將將安
得不驕此其爲患久矣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
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
况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得無將驕卒
惰之患府兵且爾况不爲府兵者哉

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堯

師皇父 鄭箋宣王命卿士爲大將用其以南仲
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太師者公兼官也
正義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
之名復言太師皇父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
之官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特命皇父使整六師
不命餘將蓋雖每軍各有將而中軍之將尊故特
命之使總攝諸軍也

陳傅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
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
時爲司馬

夏官大司馬曰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肯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杜之

小司馬 鄭注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王與之曰吉凶軍實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卑

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序官曰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鄭注將帥長司馬者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 正義言軍將皆命卿云云者皆

據在鄉爲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皆有長是比長下士不言者以衆

多官卑故略也

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正義府史有軍則置無則已故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以見義

陳祥道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

蔡德晉曰軍不必皆取之于鄉而將帥亦不必皆用鄉吏觀四時較閱之旗號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而將帥必臨時選擇取有德有才者爲之鄭康成謂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是也

華天沐曰六軍之將皆命卿必有一卿爲之主此必是司馬其餘五卿蓋擇于司寇司空及六鄉之鄉大夫爲之若太宰司徒宗伯之尊不當使之受節制于司馬也雜說云周之軍制將則命卿帥則皆大夫卒長司馬則皆士蓋以詩書禮樂謀元帥無非儒者之事而公卿大夫皆可以充將帥之選也

案軍將命卿以下註及正義甚明薛平仲則云軍將命卿說者以爲天地四時六官之六卿今考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爲治事條目云爾初非爲軍將惟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卿六軍之將卽六鄉之卿也非特此也比長下士伍長亦下士則伍長卽比長閭胥中士兩司馬亦中士則兩司馬卽閭胥旅師上士卒長亦上士黨正下大夫旅師亦下大夫州長中大夫師帥亦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聖

中大夫則軍將卽鄉大夫明矣鄭謂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使兼官焉謂六鄉之吏兼官可也何爲復曰選于六官彼蓋無一定之見不知康成原謂六卿爲軍將而鄉大夫以下德任者則兼師帥之屬別而言之也王氏與之謂古者畿兵不出境若以王朝六卿兼掌六鄉之軍何害是矣而又以軍將爲鄉之卿尤爲非是玩詩常武則宣王固命冢宰矣何得云司馬掌兵餘卿無與耶

又案大司馬之職仲夏教芟舍帥以門名縣鄙

各以其名州以鄉名鄭注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正義此經六遂直云縣鄙不言遂六鄉言以州名雖見鄉亦不見鄉大夫之身其文交錯不見鄉遂大夫故云文錯不見也兵書孫子云素信者與衆相得管子云作內政寄軍令則鄉遂大夫以下至比長鄰長皆因爲軍吏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聖

以領本民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師帥旅帥亦有別使人爲軍將者外傳穆叔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是也經又云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旌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正義以爲從軍將以下至伍長皆得稱軍吏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載旗數中今載旌載物知已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全無所將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帥細玩此二節注及正

義知先王命將原無一定鄭注大司馬軍將作
兩法解之一是六官之長一是鄉遂大夫取其
德任者而已此最爲精妙薛氏不明此義遂謂
六軍之將專用六鄉大夫非也世固有長于治
民短于克敵者安得鄉大夫皆全材耶至正義
以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証三公爲將東征之事
變也非常也豈得爲定制又以韎韜有輿以作
六師爲諸侯世子爲軍將皆近穿鑿今亦不取
黃氏曰遂之爵秩遞降於鄉一等邦國亦有鄉有
遂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升之使與六鄉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蜀

等大抵軍吏無大小皆主號令當使人尊敬之二
十五人之長而爵中士其意可見
李嘉會曰先王兵制自五人以上必用命士一人
爲之長至二千五百人則用中大夫故一軍之間
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百二
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士大夫如
此之多故各自愛不敢貽誤軍機以自傷所以古
者兵敗止曰敗績不至甚敗也

案兩司馬中士則伍長下士可以意推况地官
比長下士已有明文疏謂衆多官卑略而不言

予謂直省文耳訂義所載黃氏說以五人之長號令甚狹可以無爵因謂宋藝祖階級之法與三代暗合伍長不必盡有爵又謂衆多或有不置皆不可從

軍糧

葉時曰六軍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于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歟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置

調發臨敵不同制

尚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皆百夫長 正義司馬法車有七十二人計三百

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

司馬法一車又有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今以

虎賁不得謂之非甲士遂又略去甲士專舉步卒皆曲說也

孔略六百而言之

凡二萬一千人故云舉全數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

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
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
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于臨敵對戰布陣之
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
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
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
左傳戰于繻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
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吳

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
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更當以虎賁甲士
配車而戰此云虎賁即甲士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
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
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

禮記坊記正義曰諸侯出賦之時雖成方十里出
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之時則
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故左傳云邲之
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
臨軍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注云

一車步卒七十二人謂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

春秋成公元年正義曰邦國所出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爲伍等大致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旣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伍兩卒旅師軍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畢

辨盡發之非

地官小司徒曰頒比法于六鄉凡起徒役惟田與追胥竭作鄭注鄭司農云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正義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眡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眡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饒遠故也

李景齊曰田與追胥暫耳則不惡其爲盡征也

陳祥道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

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中地地下地起徒役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爲羨則一人爲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中地下地皆以二人任之則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

案田而竭作即禮記所謂惟爲社田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也陳祥道謂田獵人所同欲其說似陋王應電謂田獵而祭人各致其報本之心是矣而未盡也徒役必留羨卒者重民力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哭

慎居守也田而竭作者農隙講武旣無嫌于擾民練習戎備實有國之大計也

又案以上論田與追胥非羨卒盡發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注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元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也 正義左氏成公傳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司農云餘子謂羨也羨卒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經云大故當宿衛

王宮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爲羨
陳祥道曰羨卒亦謂之餘子餘子自私言之羨卒
自公言之故也

鄭鍔曰周人有致民之法又別爲致餘子之法民
則一家受田之夫也餘子則家之羨卒也常事之
大如田役之類家起一人足矣故止致其平時授
田之夫至變故之大家出一人不足以禦之故致
其餘爲羨之卒也

蔡德晉曰餘子羨卒也致餘子先王必不得已爲
之故雖盡室以行而民不怨也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巽

案鄭司農以餘子爲即羨卒陳祥道鄭鍔鄧元
錫王應電蔡德晉並同案經旣云田與追胥竭
作而其下又云大故致餘子不與上文複疊耶
則餘子非羨卒可知康成謂卿大夫之子當守
于王宮者疏云大故當宿衛王宮又案書傳云
餘子皆入學可証餘子爲卿大夫之子非羨卒
也蓋羨卒所以備居守及更休之用若其興師
越境而羨卒皆發空國而往居卒僅存老弱民
何以堪牧野之師紂七十萬通圻皆發晉作州

兵亦盡用之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

下戶三男子卒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至于隋閱丁口唐括逃戶皆汲汲焉惟恐其民之不盡爲用此悉亂世之事非先王之政也故予以爲致餘子宜從康成非羨卒盡發

詩小雅信南山正義曰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辛

其出兵賦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惟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案孔穎達此說非是一成一旅言其實數耳非羨卒盡發

詩大雅公劉曰其軍三單

案此條詳見諸侯軍制門陳祥道援以証致餘子爲起羨卒考鄭箋謂大國三軍以餘卒爲羨今卽承上公之封公劉遷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玩此知詩特舉其軍賦實數非羨卒盡發

又小雅采芑曰其車三千 鄭箋司馬法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
案一車士徒七十五人千乘當用七萬五千人

則爲六軍采芑其車三千鄭以爲羨卒盡起孔

正義六鄉羨卒盡起得二千五百乘案畿內六
鄉地居四同萬有二千五百家爲鄉依小司徒

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
人一爲正卒餘爲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若

令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得十八
萬七千五百人計千乘爲七萬五千人則十八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五

萬七千五百人可得二千五百乘此穎達之說
也但廛里九等田亦在六鄉之內孔未算及未

爲定數今以載師注考之六鄉四同方二百里
每同九萬夫四九三十六則三十六萬夫之地

內山陵等三分去一存二十四萬夫鄉有萬二
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通上中下地一家

各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據二十四萬夫除
十五萬夫存九萬夫廛里九等田九者各爲萬

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各受一夫則爲半千
農人實二家受一夫之地九萬爲四萬五千總

六鄉七萬五千家添四萬五千爲十二萬夫若
以一家二人半通率之則有三十萬人第據康
成以遂人溝洫之法與匠人井田之法二法判
然不同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
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
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
十一澮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
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
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
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五

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如此則一同
爲一澮鄭以鄉遂公邑皆用溝洫之法則鄉遂
溝洫稠多較之都鄙幾十數倍小司徒注甸方
八里旁加十里爲成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
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
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同其四千九十六井
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
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
二千四百夫治澮此井田之制鄉遂治溝洫之
夫自當數倍于都鄙而檢經及注疏並無此文

未可臆斷則六鄉實受地者雖可定之以十二萬夫而其出賦者尚未可定也要之必不能給三千乘蓋三千乘則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矣斷非六鄉之所能供也正義以爲家二人半特舉其大率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內不必常有千乘或出六遂足之或出于公邑愚謂周禮田與追胥李氏景齊以爲田乃暫時事則不惡其爲盡征也即追捕盜賊亦不過逐出之耳若遠行征伐決無空國而往之理賈公彥原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采地又不足徵邦國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壹

之說亦決無必待六鄉盡起尚不足而始徵外兵之事若然則六鄉疲憊已極而邦國永無徵發時矣采芑之三千安知非鄉遂都鄙之正卒或徵邦國之兵鄭氏特臆說耳予斷以爲非羨卒盡發

王應電曰舊謂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此非覈實之言也夫苟定于比卽爲伍則征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耶愚考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伍之人亦于五十家內而取之十家而

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居民之法
有家則在所教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
力之法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序師田
各自爲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比閭
而不泥于比閭實並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
而簡閱之爲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其長即伍
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

案王氏疑比閭族黨州鄉爲伍兩卒旅師軍則
征行用衆百里之內曠然無人何以居守因狃
論謂比閭者教訓其居民之法伍兩者部署其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焉
勇力之法所謂伍兩特臨時簡閱十家而取一
人耳不知征行之時羨卒固在居守何患無人
先王寓兵于農若臨時簡閱則仍後世苟且之
計豈其然乎王氏亦惑于羨卒盡發之言耳不
知古無此法也

地官小司徒正義曰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
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
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
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春秋正義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境內之兵

章俊卿曰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率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也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象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堯

于經可考也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王師之出焉

陳傅良曰古者五侯九伯分列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周官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畿兵不遠征故劉文公平止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率王賦至戰國時赧王伐秦尚從銳師以此知畿兵不用

陳祥道曰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于諸侯不止則諸侯闔境出焉

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于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案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卿外爲六遂合鄉遂可制十二軍而僅制六軍蓋以遂爲鄉之副倅鄉不足斯取諸遂其寬民力一也民之可任者雖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別然每家惟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五

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以備更休其寬民力二也六鄉以三劑致忙而六遂概以下劑爲率則正羨之外雖可任而并不用爲羨者更多矣其寬民力三也以此知古無盡發之事

又案六軍統于大司馬而大司馬九伐之法明載夏官章俊卿陳傳良陳祥道謂天子有事于四方但徵諸侯之兵而內兵全不出者非也惟是賈公彥孔穎達所云鄉不足取遂以遞及于邦國云云者若專指正卒而言則可倘泥康成羨卒盡起一言空其國不足乃他有徵發是先

虛其內以實其外百里之內何以居守誠有如
諸儒所疑矣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二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二

五七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三

周禮軍賦說下

邦國鄉遂之軍

以下邦國軍賦

夏官大司馬曰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鄭注鄭司農云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正義此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亦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大國次國小國春秋正文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臧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一

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蓋指此爲大國次國也

春秋襄公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夏官大國三軍云云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惟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于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悉同于侯也

案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康成
雖以爲殷制亦兼夏及引周禮釋之然則大國
者專指公而言春秋正義以公侯皆爲大國與
賈疏二說不同宜從賈說惟魯侯爵而得有千
乘與他國異

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范注周禮
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
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二
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
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

案穀梁與周禮不合范甯駁之極是

陳祥道曰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
助云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數不必
常所以示稱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

案大國三軍凡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次
國二軍凡二萬五千人車三百三十三乘餘二
十五人小國一軍凡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
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此皆邦國常征

之所用其畸零不滿一乘者蓋險野徒爲主易
野車爲主古有徒兵不盡爲車抑或以鄉之所
出與境內所出通融配合如孔氏所云元科之
兵不必定屬本車者耶考之說文軍從車從包
是知軍以車成當以後說爲正

薛平仲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算十同千
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
步卒七萬三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
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
用之耳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三

陳祥道日記曰制國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然賦
雖至于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則五百乘而已
蓋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

案此條剖析邦國常征盡發二法極爲明了知
此則包咸之妄可破魯頌兩言之疑亦可決矣
唐仲友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
之等孟子頒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
爲周禮者又強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
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
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

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過于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四

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旣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它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第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于何給之尚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吏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

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只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

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是謂分土唯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况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六

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侯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抵牾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乎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

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成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

案唐氏以百里不足爲公侯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爲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七

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出而以爲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釋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

子遠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注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此種本不足辨恐混學者之目特采其說而略辨之

詩大雅公劉曰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毛傳三單相襲也 鄭箋卽后稷上公之封大國

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

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正義知

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

本是三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于卽明爲大國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八

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滿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皆命卿其法與周同也于

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
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
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于鄉家出一人故鄉爲
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
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
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
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
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
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
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九

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
軍當用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
數亦得爲二軍也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
五百爲田二萬一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
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
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
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

案大國地方百里見于王制康成因其與周制
不合解爲夏殷之制此亦臆說於經初無明證
孔穎達依此因謂周大國三軍出于三鄉夏殷

大國三軍出于一國但出賦之法重于近輕于遠三代宜皆同此如孔言則是夏殷之賦比周獨重也况大國不過百里但用二而當一算之竟無三分去一于法尤屬不合又其中或有應以六家受十三夫者或有應除去三十六存六十四者其治洫治澮亦當除去穎達之說殊不能通竊以夏殷之大國其地百里其賦三軍二者必有一謬必欲從鄭強爲之說吾所不取

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傳天子六軍

鄭箋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十

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正義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

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

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

夏官序則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鄭之此

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

宣王之時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

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

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

疑也又臨頌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

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案師軍固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爲天子未必有六軍故鄭以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穎達之辨亦覈特未會鄭意耳

尚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 正義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十一

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于郊

故以郊言之

陳祥道曰鄭氏釋聘禮謂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則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鄭鍔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

春秋成公元年正義曰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十一

春秋莊公十六年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正義桓八年傳稱曲

沃武公滅翼其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至是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并晉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案此雖一軍未必只有萬二千五百人也

又閔公元年左傳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

申生將下軍 杜注晉本一軍

又襄公十四年左傳曰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杜注荀營士

飭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正義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法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元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王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如鄭之言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圭

成國者惟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

案以上三條皆春秋邦國之軍近于周禮者故列于此

邦國境內之軍

漢書刑法志曰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故四井爲邑四邑爲正正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正

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案成與甸一法也成通治洫甸據出賦故並舉之然此一段本係班氏撮叙古者軍賦之大要今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爲邦國郊外之制偏舉一端言之者古者軍賦雖鄉遂家一人都鄙或四家或六家一人邦國國中家一人郊外七家一人各自不同其臨陣對敵皆一車七十五人而七家一人之制與之同故舉以爲言其餘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古

不備列也

論語曰道千乘之國 何注馬曰司馬法六尺爲

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

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

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

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

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

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

疑故兩存焉 正義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

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有

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千里者九百
謂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以
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
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
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
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一十六里也方十六
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嚮割方百里
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
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
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五

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公侯之封乃能
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
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
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千乘之國地方三百
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
故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也坊記云制國不過
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
千乘包云千乘百里之國者包以古之大國不過
百里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
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

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故曰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賈公彥曰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天子畿內邦國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陳祥道曰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于魯太公封于齊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論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故周三

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公侯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

何楷曰包氏注論語直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夫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之丘者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于成公矣而謂古有此制乎

案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載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七

詩正義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急于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此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也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

一甸之賦則其虐又過于成公之正甲矣此說最精顧後儒猶有惑于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今考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以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六

子男爵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是也馬融

以爲千乘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又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數語最可玩味蓋左氏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云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于天下故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周室班爵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

西莊始存稿

卷二十三

九

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趙岐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此以夏制爲周制者其言曰軻也嘗聞其略則爲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此說得之蓋千乘其地千成則九萬井有餘其爲百里已九有奇矣尚得以爲百里乎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適晉獻捷晉人責之何故侵小子產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

